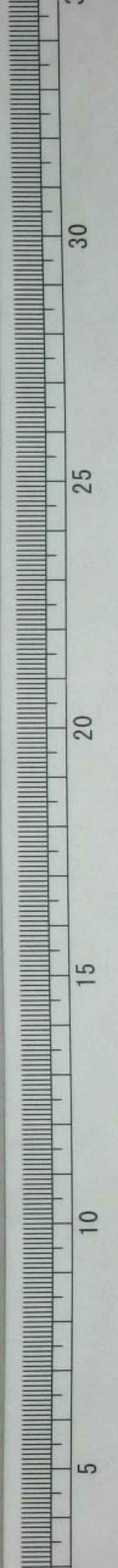


杜
文
註
解

附本目
録文録

一
二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30
12



26-12止

文庫 17
W 130
12

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目錄

卷之一

天狗賦并序

○○進鵬賦表

○○鵬賦

進三大禮賦表

朝獻太清宮賦

○朝享太廟賦

有事於南郊賦

○○進封西嶽賦表

○○封西嶽賦并序

○○畫馬讚

○○唐興縣客館記

○雜述

○○秋述

○說旱

杜工部集

目錄

讀書堂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贈
王岐山去唐氏寄

010185186674

○○○東西兩川說

卷之二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為遺補薦岑參狀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為閩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為夔州柏都督謝上表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文

祭遠祖當陽君文

祭外祖祖母文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目錄



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之一

柳璟子孚

滄陽張 潛上若評註 男 榕端樸園校訂

橋恒子久

天狗賦

并序。原註年譜云按立宗天寶六載詔天

下有一藝者赴京公應詔退下留京師是年
十月上幸華清宮公因至獸坊作天狗賦又按長安
東驪山有溫泉水浴可愈疾初秦始皇砌石起室漢
武帝又加修飾唐貞觀間建湯泉宮咸亨間改溫泉
宮天寶六載改華清宮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每
歲十月上
巡幸焉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諸獸

杜文主解

卷一

讀書堂

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無與比者甫壯而賦之尙恨其與凡獸相近

澹華清之萃萃漠漠而山殿成削縹與天風崛乎迴薄上

揚雲旂兮下列猛獸夫何天狗嶙峋兮氣獨神秀色似狡

狷小如猿狖忽不樂雖萬夫不敢前兮非胡人焉能知其

去就向若鐵柱欹而金鎖斷兮事未可救瞥流沙而歸月

窟兮天狗來自西域即西旅貢葵之類故以流沙月窟言之斯豈踰晝日食君之鮮

肥兮性剛簡而清瘦敏於一擲威解兩鬪終無自私必不

虛透嘗觀乎副君暇豫奉命于畋則蚩尤之倫已腳涓戟

涇提挈邱陵與南山周旋而慢圍者戮實禽有所穿伊鷹

隼之不制兮呵犬豹以相纏蹙乾坤之翕習兮望麋鹿而

飄然由是天狗捷來發自於左頓六軍之蒼黃兮劈萬馬

以超過材官未及唱野虞未及和罔髀矢與流星兮髀矢鳴鏑

也圍要害而俱破泊于蹶之迸集兮始拗怒以相賀真雄

姿之自異兮已歷塊而高臥不愛力以許人兮能絕甘以

為大音馱既而羣有噉咋勢爭割據垂小亡而大傷兮翻投

跡以來預劃雷殷而有聲兮紛膽破而何遽似爪牙之便

秃兮無魂魄以自助各弭耳低徊閉目而去朱云以上皆敘馳獵之事

讀書記

每歲天子騎白日御東山百獸蹶蹶以皆從兮四猛仡鈺
 銳乎其間夫靈物固不合多兮胡役役隨此輩而往還惟
 昔西域之遠致兮聖人爲之豁迎風虛露寒迎風寒露體
 蒼螭軋金盤初一顧而雄材稱是兮召羣公與之俱觀宜
 其立閭闔而吼紫微兮卻妖孽而不得上干時駐君之玉
 輦兮近奉君之渥歡使臭處而誰何兮臭犬視貌他備周
 垣而辛酸彼用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賞闌用事謂養獸
 則如此非上職事之人意不加賞也 仰千門之峻嶒兮覺行路之艱難懼精爽之
 衰落兮驚歲月之忽殫顧同儕之甚少兮混非類以摧殘

偶快意於校獵兮尤見疑於躡捷此乃獨步受之於天兮
 孰知羣材之所不接且置身之暴露兮遭縱觀之稠疊俗
 眼空多生涯未愜吾君僕憶耳尖之有長毛兮甯久被斯
 人終日馴狎已

進鵬賦表

原註年譜云天寶九載公在京師嘗進鵬賦在進三大禮賦之先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勲不復照
 曜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
 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
 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於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

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眾矣惟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天子哀憐之明主儻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臯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公自負有東方每生之詼諧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為鵞者鷺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為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聰矣不揆蕪淺謹投延恩匭進表獻賦以聞謹言

古茂雅令逼真漢文至其立言有致令人千載下想其風流

鵞賦

當九秋之淒清見一鵞之直上以雄材為己任橫殺氣而獨往稍稍勁翮肅肅遺響杳不可追俊無畱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鷺鳥之累百鷺鳥累百不如一鵞敢同年而爭長此鵞之大略也若乃虞人之所得也必以氣稟玄冥

陰乘甲子河海蕩滂風雲亂起雪沍山陰冰纏樹死迷向
 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以充腸夕違其所止頗愁
 呼而蹭蹬信求食而依倚用此時而椽杙待尤者而綱紀
 表狎羽而潛窺順雄姿之所擬歛捷來於森木固先繫於
 利觜謂以囿誘之解騰攫而竦神開網羅而有喜獻令朱本作禽之
 課數備而已及乎閩朱本作司隸受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
 垣揮拘孿之掣曳挫豪梗之飛翻謂條鏃以馴之識收遊之所使
 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珠飾呈於至尊搏風槍纍用壯
 旌門乘輿或幸別館獵平原寒蕪空闊霜仗喧繁觀其夾

翠華而上下卷毛血之崩奔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晝

昏寫俊鶻之獵入神

豁堵牆之榮觀棄功效而不論斯亦足重也

至如千年孽狐三窟狡兔恃古塚之荆棘飽荒城之霜露
 迴惑我往來趨趨我場圃雖青骹帶角白鼻如瓠蹙奔蹠
 而俯臨飛迅翼而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迫甯遽屢攬之而
 穎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嘒哮其音颯爽其慮續下鞫而
 繚繞尚投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蹉跎而就擒
 亦造次而難去一奇卒獲百勝昭著夙昔多端蕭條何處
 斯又足稱也爾其鶴鵠鴟鴞之倫莫益於物空生此身聯

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奚有味乃不珍輕鷹隼而自若託
 鴻鵠而為鄰彼壯夫之慷慨假強敵而逡巡拉先鳴之異
 者及將起而復臻忽隔天路終辭水濱甯掩羣而盡取且
 快意而驚新此又一時之俊也夫其降精於金金天殺氣立骨
 如鐵爪剛目通於腦筋入於節佳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
 掣梁棟之間寒風凜冽雖趾躄千變林嶺萬穴擊叢薄之
 不開突叔枿而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勤是可吁
 畏必使烏攫之黨罷鈔盜而潛飛梟怪之羣想英靈而虛
 墜豈非豈非朱本虛陳其力叨竊其位等摩天而自安與

槍榆而無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長汀
 來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截臬養子青冥倏爾年歲茫然
 闕庭莫試鉤爪空迴斗星眾雛儻割鮮於金殿此鳥已將

老於巖局卒傷此鳥之不得見試

始終借鵬自喻公後為拾遺丰裁可以想見中鋪敘有
 法景真語警即置漢賦內亦可椽杙長楊賦椽截薛
 而為杙杙際也烏攫黃霸傳吏出食於道旁烏攫其
 肉空迴斗星元命苞瑤光星散為鷹朱本改字皆
 本之文粹英華

進三大禮賦表原註年譜云按立宗天寶十載正月
 八日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

廟甲午有事於南郊公時在京師進三大
 禮賦上奇之命待制集賢院召試文章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涓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羣而處浪跡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仄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訐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詞意雅飭頃者賣藥都市寄食朋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寢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不嫌自譽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恐倏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

首投延恩匭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於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延恩匭則天臨朝鎔銅為匭四面置門東西名曰延恩匭上賦頌求官爵者投之

朝獻太清宮賦

太清宮即本三清名之薦享聖祖立元皇帝即老子又於寶仙洞求得老子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勒

崇揚休

此敘唐家致太平之功而致祭列祖

明年孟陬將攄大禮以相籍越

此言朝獻營

室主夫宗廟乘輿備乎冕裘甲子王以昧爽春寒薄而清

浮虛閭闔逗蚩尤也旗張猛馬出騰虬捎熒惑隨鹿頭風伯

扶道雷公挾輶通天台之雙闕警溟漲之十洲浩劫礪礪

萬僊颺颺歛臻於長樂之舍鬼人乎崑崙之邱太一奉引

庖犧左右堯步舜趨禹馳湯驟鬱闔宮之律萃圻元氣以

經構斷紫雲而竦牆老子關門紫氣撫流沙而承雷老子之流沙紛墮

朱本珠而陷碧燿音波錦而浪繡森青冥而欲雨艷光炯

而初晝於是翠蕤俄的此言百祥藻籍舒就祝融擲火以

焚香溪女捧盤而盥漱羣有司之望幸辯名物之難究瓊

漿自間於粲盛羽客先來於介胄爍聖祖之儲社敬雲孫

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勅王喬以視履積昭感於嗣續匪

正辭於祝史匪與棊通輔也若肸蠶而有憑肅風颺而不起揚流

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咀吸擬雜珮於曾巔孔蓋欹以

颯纏音中澁澁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上穆然注道為身

覺天傾耳此段言卑視五代陳僭號於五代復戰國於千祀日鳴

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為仲達所愚鑿齒其俗窳窳其孤

赤鳥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負其圖伊神器臬

兀而小人响喻歷紀大破創痍未蘇尙攫拏於吳蜀又顛

躓於羯胡縱羣雄之發憤誰一統於亨衢在拓跋與宇文

豈風塵之不殊比聰鬼及堅特混貔豹而齊驅愁陰鬼嘯
落日梟嘯各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惟累
聖之徽典恭淑慎以允緝茲火土之相生非符讖之備及

此段言唐室崛起與治化所感

煬帝初暴叔寶初襲編簡尙新義旗爰入

既清國難方覩家給竊以爲數子自誣敢貞乎五行攸執
而觀者潛晤或喜至於泣鱗介以之鳴篋昆跂以之振蟄
感而遂通罔不具集伉神光而紺音問問音下羅詭異於戢音

音集地軸傾而融曳洞宮儼以巖岌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

水皆立鳳鳥威遲而不去鯨魚屈矯以相吸掃太始之含

靈卷殊形而可挹則有虹霓爲鈎帶者指羣仙言入自於東揭

莽蒼履崆峒素髮漠漠至精濃濃條弛張於巨細覬披寫

於心胷蓋修竿無隙而仄席已容裂手中之黑簿睨堂下

之金鐘得非擬斯人於壽域明返樸於立蹤忽翳日而翻

萬象卻浮雲而畱六龍咸讐跖而壯茲應終蒼黃而昧所

從上猶色若不足處之彌恭天師張道陵等泊左立君者

前千二百官吏謁而進曰學封禪典引之文今王巨唐帝之苗裔

坤之紀綱此段稱頌本朝見宜直接上配君服宮尊臣商

起數得統特立中央士德爲中且大樂在懸黃鐘冠八音之首

太昊斯啟

太昊乘震司春

青陸獻千春之祥曠哉勤力耳目

謂羣臣

宜乎大帶斧裳故風后孔甲充其佐山稽岐伯翼其傍至

於易制取法

謂創制禮樂

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武之

多幸存漢祖之自強且近朝之濫吹

謂五代言濫不足重

仍改卜乎

祠堂初降素車終勤恤其後有客白馬固漂淪不忘

謂求殷周

漢子孫為三恪也

伊庶人得議

謂處士崔昌

寔邦家之光臣道陵等試

本之於青簡探之於縹囊

謂考之古典

列聖有差夫子問斯於

老氏好問自久宰我同科於季康敢撥亂反正乃此其所

長萬神開八駿迴

此言祭畢同駕

旗掩月車奮雷騫七曜燭九垓

能事穎脫清光大來

謂天地清甯

或曰今太平之人莫不優游

以自得况是蹴魏踏晉批周抉隋之後與夫更始者哉

此當是祀老子文明皇追祖老子號立元皇帝天寶二年加號太聖祖。按天寶九載八月處士崔昌上言國家宜承漢統以土代火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鄒公韓元魏後介後周後鄒隋後。正月為孟陬謂日月所會之星躔。營室即詩定之方中為清廟歲星。熒惑旄頭二惡星天台山名十洲仙境。長樂宮名。黃帝宮在崑崙太一天神之貴者。輶大赤也。的明也藻籍以藉圭就一而也祝融五祀之官主火正溪女道書有十二溪女皆陰神。敬雲孫以能盡敬之雲孫而來祭也軒轅黃帝名。王喬為葉令有神術帝訝其來數令太史候之有雙鳧飛來網得之喬焉也乃四年中尚方所賜也。胖蠻溼生蟲蚊之類言大福之來如此蟲羣飛而多也。流蘇即繡毬從從發散貌。鑿齒窳窳皆惡黨。

負圖黃帝過洛河龍負圖書赤文綠字臬兀危也响喻和悅貌。拓跋東西魏宇文爲後周聰虜堅特劉聰慕容鹿符堅李特也。歷代紀運圖隋以火德唐以土德。簾鐘鼓架刻猛獸形其上。神光卽鬼神術問開大也。香眾也洞宮仙宮也。脩竿元氣長也言盛治綿長無問而片席之地已容諸神也罪簿有黑綠白。忽翳日三句言神來蔽日改觀而雷侍龍輦成恐懼躡足以應。張道陵真人左元君其弟子屬官也。東方青日行東陸故青。大帶紳也斧裳取斷。風后孔甲山稽岐伯四人皆古賢臣。素車祭車尙質故素。孔子問祿祭於老氏宰我問五帝之德於夫子季康亦嘗問仁。杜公課伐木詩序古質宋文流易宜舊註譏之。

原註 蔡條西清詩話云杜少陵文自古奧如九天之雲雷六龍乃舞陵亂又浩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殆不可讀是大不然蘇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薰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蓋出於此也嚴有翼藝苑雌黃云秦少游嘗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致祭太祖太宗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者五年而天下始一歷三朝而戮力今庶績之大備上方采屨俗之謠稽正統之類蓋王者盛事臣聞之於里曰昔武德以前黔黎蕭條無復生意遭鯨鯢之蕩汨荒歲月而

上文在解 卷一 十一 讀書室

沸渭袞服紛紛朝廷多聞者仍互乎晉魏臣竊以自赤精

之衰歇

陶唐據火德而漢紹之為赤精

曠千載而無真人及黃圖之經綸

息五行而歸厚地

唐以土德王故云

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凡材

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形而尊卑各異惟神斷繫之於是

本先帝取之於義壬辰既格於道祖乘輿即於是日致齋

於九室

此卞言祭太廟禮儀之盛

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繼天之質

具禮有數六官咸秩大輅每出或黎元不知豐年則多而

筐筥甚實既而尉駟乘司僕扈蹕望重闈以肅恭順法

駕之徐疾

音殫 潛古士卒精一黜

宗廟之愈深抵職

司之所密宿翠華於外戶曙黃屋於通術氣淒淒於前旒

光靡靡於嘉粟階有賓阼帳有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

芝擊拊之初覺鈞天合律筍簾佻以謁磬干戚宛而婆娑

鞀鼓填簾為之主鐘磬竽瑟以之和雲門咸取之至空

桑孤竹貴之多八音脩通既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萬舞

凌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立甲嶢嶢以

岳峙象不敢去而鳴佩剡爚以星羅已而上乾豆以登歌

美休成之既饗璧玉儲精以稠疊門闌洞豁而森爽黑帝

歸寒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往熙事莽而充塞羣心慶以

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

亂上若夫生宏佐命之道死配貴神之列此言功臣配享之榮則殷

劉房魏之勲是可以中摩伊呂上冠夔高與契同代天之工

為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高節自唐興以來若此時哲皆

朝有數四數四字意未詳名垂卓絕向不遇反正撥亂之主君臣

父子之別奕葉文武之雄注意生靈之切雖前輩之溫良

寬大豪俊果決曾何以措其筋力與韜鈴載其刀筆與喉

舌使祭則與食則血若斯之盛而已爾乃直於主索於祔

此言情文備而致休祥警幽全之物散純道之精告幽全之物者蓋

我后常用惟時克貞管以蕭合酌以茅明嘏以慈告祝以

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殄其瑞神姦妥帖不敢祕其精邪

則精隱故曰祕而撫絕軌享鴻名者矣於以奏永安於以奏王夏

福穰穰於絳闕芳菲菲於玉笋沛枯骨而破盲聾施妖朱本

作胎而逮鰥寡園陵動色躍在藻之泉魚弓劍皆鳴汗鑄

金之風馬漢金馬門霜露堪吸禎祥可把曾宮歔歔陰事儼雅

薄清輝於鼎湖之山靜餘響於蒼梧之野上窅然漠漠惕

然兢兢此言主上謙謹紛益所慕言慕之多若不自勝瞰牙旗而獨立

吟翠駮而未乘五老侍祠而精駭千官逃聽而思凝於是

丞相進曰

時李林甫陳希烈為相

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

此言羣臣頌德

高往代 澆訛散涓樸登尙猶日慎業業孝思烝烝恐一物之

失所懼先王之咎徵如此之勤恤匪解是百姓何以報夫

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且如周宣之教親不暇孝武

之淫祀相仍諸侯敢於迫脅方士奮其威稜歸於諫諍

而公言及此一則以微言勸內承周一則以輕舉虛憑承漢

武謂上仙又非陛下恢廓緒業其瑣細亦曷足稱丞相退

上跼天踏地授綬登車此言祭畢伊鴻洞槍纍先出為儲胥

本枝根株乎萬代睿思經緯乎六虛甲午方有事於采壇

紺席宿夫行所如初即過到郊天

駢麗繁富中有樸茂之致勝宋人多矣○鯨鯢大魚謂

不義之人沸渭奮擊貌○多閏史謂莽不得正王之位

如積歲月之餘為閏○神斷謂主上決斷道祖謂老子

明堂有九室○翠華旗也黃屋天子乘車通術術遂也

徑上有遂穀初熟曰粟○漢武作甲乙之帳○伶壯勇

貌碣磳盛怒也○雲門黃帝樂咸池堯樂空桑謂琴瑟

孤竹謂管○嶠嶠深密也劇煖有光也休成叔孫通所

奏樂○黑帝冬帝也蒼靈春帝也慶恐懼貌○殷劉房

魏殷開山劉文靜房立齡魏徵也○直祭祝於主索祭

祝於祊縮酌用茅明酌也○皇帝入門奏永安之樂出

入奏王夏之章○天胎少長日天在孕日胎○天子出

建大牙旗翠駿馬名○堯遊首山有五老飛為流星○

詩黃鳥刺宣王也刺其以陰事教親而不至聯兄弟而

社文註解

卷一

十四

讀書堂

有事於南郊賦

蓋主上兆於南郊、聿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練擇也就陽位之美、又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崇禋祀、先是春官條頌祇之書、獻祭天之紀、令泰龜而不昧、俟萬事之將履、掌次閱氈、邸之則封人考壝、宮之旨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小胥專達乎懸位之使、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澹然若有所聽、又齋心於宿設、將盥食而匪甯、旌門坡陁以前、驚鼓騎反覆以相經、頓曾城之軋軋、軼萬戶之熒熒、馳道端而如砥、浴日上而如萍、

掣翠旒於華蓋之角、彗黃屋於鉤陳之星、先述出郊鹵簿之盛神仙戍削以落羽、魍魎幽憂以固局、戰岐慄華、擺渭掉涇、地回回而風淅淅、天泱泱而氣清清、甲冑乘陵、轉迅雷於荆門、巫峽玉帛清迴、霽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乘輿、霈然乃作、翳夫鸞鳳將至、以冲融寥廓、不可乎彌度、聲明通乎純粹、溟滓為之垠堦、駟蒼螭而蜿蜒、若無骨而柔順、奔鳥攫朱本作獲、即鳥獲勇士、而黜繆、徒有勢於殺縛、朱輪竟野而杳冥、金鏐朱謂當作鏐音犯馬冠也、成陰以結絡、吹堪輿以軒輕、搶寒暑以前卻、擄爭取也中營密擁乎太陽、宸眷眇臨乎長薄、林薄熊羆弭耳以

相舐虎豹高跳以虛攫上方將降帷宮之綈縞屏玉軌以

蠓略人門行馬以拱乎合脊之場皮弁大裘始進於穹崇

之幕衝牙鏗鏘以將集周衛轆轤而或若月窟西黑而扶

桑東寒田燭稠而曉星落肅定位以告潔此敘行郊天之禮藹巖

上而清超雲菡萏以張蓋春歲蕤而建杓簪裾斐斐樽俎

蕭蕭方回曲折周禮正方之位方回當作方面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宮

祭與夜明祭月相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此敘旁及羣祀於

是乎官有御事有職此總言禮物之盛所以敬鬼神所以勤稼穡

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立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

之側必取先於稻秫麴蘖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

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沿而蒼璧黃琮實歸乎正色先王

之不業繼起信可以永其昭配羣望之徧祭在斯望於山川示

有以明其翼戴由是播其聲音以陳列此敘音樂之盛從乎節奏

以進退韶夏濩武采之於訓謨鍾石陶匏具之於梗槩變

方形於動植聽宮徵於砒礪英華發外非因乎筍簾之高

和順積中不在乎雷鼓之大既而腠膂胫骨柴燎窟塊此

言福應之多駉若孳赫葩斜晦漬電纏風升雪颯星碎拂勿佻

澗眇溟漭淬聖慮岑寂立黃增霈謂天地增澤蒼生顛昂毛髮

清籟即毛髮細物皆聽清籟

雷公河伯咸駭駭以脩聳霜女江妃乍

紛綸而晻曖執紱秉翟朱干玉戚鼓瑟吹笙金支翠旌神

光倏斂祀事虛明於是潛灑乎渙汗紆餘乎經營浸朱崖

南而灑朔漠北洵賜谷日出處

而濡若英若木之英日出處

耆艾涕

而童子儻叢棘坼狴牢朱本作狴

傾是率土之濱覃醑醑以涵

泳非奉郊之縣獨宴慰以縱橫立澤淡沲乎無極殷薦綢

繆乎至精稽古之時屢應符而合契聖人有作不逆寡而

雄成爾乃孤卿侯伯雜羣儒三老儼而絕皮軒趨帳殿稽

首曰此段敘諸臣頌聖上德功超於前代臣聞燧人氏已往法度難知文質

未變太昊氏繼天而王根啟閉於厥初以木傳子據終始

而可見洎虞夏商周茲煥炳蔥蒨秦失之於狼貪蠶食漢

綴之以蛇斷龍戰中莽茫夫何從聖蓄縮曾不眷謂在天神聖

伏惟道祖老子視生靈之磔裂醜害馬之蹏齧莊子去其害馬呵五

精之息肩考正氣之無轍協夫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挈

累聖昭洗中祚觸蹶指則天革唐為周事氣慘黷乎脂夜之妖勢迴

薄乎龍蛇之孽伏惟陛下勃然憤激之際天闕不敢旅拒

指立宗平韋后之亂事鬼神為之嗚咽高衢騰塵長劔吼血尊卑配

宇縣刷插紫極之將頽拾清芬於已缺鑪以之仁義鍛以

之賢哲聯祖宗之耿光卷夷狄之影撇蓋九五之後人人

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為稷禹契同王綱近古而

不軌見非天聽貞觀以高揭蠢爾差僭粲然優劣宜其課

密於空積忽微此段言治曆之事刊定於興廢繼絕指求殷周漢為三恪事

而後觀數統從首始八音六律而惟新日起算外起一字

千金而不滅上曰吁昊天有成命惟五聖以受此敘主上謙讓歸功

於天地我其夙夜匪遑宴用素樸以守吁嗟乎麟鳳胡為

乎郊藪豈上帝之降鑒及茲立元之垂裕於後夫聖以百

年為鵠鷺道以萬物為芻狗未段歸到憂聖危明欲主上去淫祀卻貢獻以登大庭之

治今何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羣后端策拂龜於周

漢之餘緩視闊步於魏晉之首斯上古成法蓋其人已朽

不足道也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意不

在抑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碧雞非理人之

術應無用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應殊方之貢言一奉郊

廟以為寶憎怵惕以孜孜況大庭氏之時況此六龍飛御

之歸

頌祇謂為歌頌以祭地祇。泰龜卜吉也。○羶邸王祀

上帝則天官掌張瓊案設皇邸封人掌王之社壇為畿

封而樹之司門官名小胥正樂懸之位。○旌門設帷為

宮則樹旌表門坡陀高貌設騎張弓之騎軋軋難進也

軼凌越也。○浴日初上之日如萍如萍實也太帝上九星曰華蓋鉤陳羽林之星戍削裁制貌落羽始皇三徵王次仲不至變為大鳥落翮於居庸山中。○岐華二山渭涇二水。○翳蔽也。○彌終也。○溟滓深微也。○黝膠陰黑也。○堪天道輿地道詩如輕如軒中營天子營。○緜綱盛貌。軼音代車轄也。甘泉賦。螻略。蕤綬。正言車馬之狀。人門王行無宮則立長大之人以為門行馬謂檜極木柵也。○轆轤遠貌。○葳蕤盛也。建杓斗柄。○紛純設席。○碎磕大聲。○胙音圭腹大貌。窟塊淡而聚也。駟大聲。○小聲葩光彩晦陰清沈也。倓大也。澹回旋也。菴滓紛擾也。駟駿行貌。青女天神出以降霜。江妃。即舜二妃。晷曖不明也。渣泔延長貌。○叢棘獄中狴牢亦獄也。○酺大飲酒也。上祀南郊。賜酺三日。釀合錢飲。○莊子至人不逆寡謂不侮弱也不雄成謂不恃成而處物先也。○太昊位在東方主春象日洎及也。五行志。心之不睿厥咎。霧有脂夜之妖。若脂水夜汚人衣淫之象也。皇之不建厥咎。眊有龍蛇之孽。○撒擊也。○課密言律曆以課疏密空積若鄭氏分於為數千忽微謂若有若無細於髮也。○呂氏春秋易一字而千金。○公詩五聖連龍衮立元。即老子。○莊子聖人鶉居而鷺食。鳥行而無彰。天地以萬物為芻狗。視之如芻草。狗畜用過則棄之。○按玄宗崇祀立元方土爭言符瑞。又信崔昌之議。欲比隆周漢。不知淫祀矯誣。慙德多矣。子美三賦之卒章。皆寓規於頌。即子雲賦。羽獵甘泉意也。公曰賦料揚雄。敵豈虛語哉。○陳子龍曰。三大禮賦辭氣壯偉。非唐初餘子所能及。

原註 後村詩話云。前人謂杜詩冠古今。而無韻者不可。讀又謂太白律詩殊少。此論施之小家。數可也。余觀杜集。無韻者。惟夔府詩。題數行。頗艱澀。容有誤字。脫簡如大禮三賦。沈著痛快。非鉤章棘句者。所及太白七言。近體如鳳凰臺五言。如憶賀監。哭紀叟之作。皆高妙。未嘗細考。而輕為議論。學者之通患。韓退之嘗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此論最親切。李杜是甚。氣魄豈但工於有韻及古體乎。

進封西嶽賦表

原註年譜云天寶十三載公在京師進封西嶽賦按立宗天寶九載正月

羣臣奏封華嶽從之二月辛亥西嶽廟災乃停封至是年冬公始進此賦而請封也

臣甫言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於明時退嘗困於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制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仍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然臣之本分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竟以短篇隻字遂曾聞徹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負於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典茂可在臣光榮雖死萬足至於仕進非敢望也日夜憂迫復

未知何以上答聖慈明臣子之效况臣常有肺氣之疾恐

忽復先草露塗糞土而所懷冥冥孤負皇恩敢摭竭憤懣

摭發洩也領略不則作封西嶽賦一首以勸所覲謂己所希望勸上行之

明主覽而留意焉先是御製嶽碑文卒章曰待余安人治

國然後徐思其事此蓋陛下之至謙也今茲人安是已今

茲國富是已况符瑞翕習福應交至何翠華之脈脈朱本作默

乎維嶽固陛下本命明皇生於仲秋以永嗣業維嶽授陛下元

弼克生司空謂郭子儀公傾慕正人如此朱云立宗十三載乃右相楊國忠守司空時國忠大惡未

著故公斯又不可寢已伏維天子霈然留意焉春將披圖

視典冬乃展采錯事采事也日尚浩闊人匪勞止庶可試哉
微臣不任區區懇到之極謹詣延恩匭獻納奉表進賦以
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封西嶽賦 并序

上既封泰山之後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禪梁父三十年間車轍馬
跡至於太原遷於長安時或謁太廟祭南郊每歲孟冬巡
幸溫泉而已聖主以為王者之體告厥成功止於岱宗可
矣故不肯到崆峒訪具茨驅八駿於崑崙親射蛟於江水
始為天子之能事壯觀焉爾况行在供給蕭然煩費或至

作歌有慚於從官誅求坐殺於長吏說盡巡幸之害甚非主上執
立祖老醕醲之道端拱御蒼生之意大哉聖哲垂萬代則
蓋上古之君皆用此也然臣甫愚竊以古者疆場有常處
贊見有常儀則備乎玉帛而財不匱乏矣動乎車輿而人
不愁痛矣雖東岱五嶽之長以東嶽形太華足以勒崇垂鴻與山
石無極伊太華最為難上至於封禪之事獨軒轅氏得之
夫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其餘或蹶蹄風雲碑版祠廟終
么麼不足追數今聖主功格軒轅氏業纂七十君風雨所
及日月所照莫不砥礪華近甸也其可惡乎比歲鴻生巨

儒之徒誦古史引時義云國家土德與黃帝合主上本命

與金天合玄宗封華山神為金天王而守闕者謂上書人亦百數天子寢不

報蓋謙如也頃或詔厥郡國掃除會巔雖翠蓋可薄乎蒼

穹而銀字未藏於金氣臣甫誠薄劣不勝區區吟咏之極

故作封西嶽賦以勸賦之義預述上將展禮焚柴者實觀

聖意因有感動焉為其詞曰

此序逼真漢人宜公每以相如枚乘自命，么麼小貌。宛委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

惟時孟冬百工乃休上將陟西嶽覽八荒御白帝之都吳少

白帝治見金天之王既刊石乎岱宗又合符乎軒皇茲事

體大越不可載已學封禪書先是禮官草具其儀各有典

司俯叶吉日欽若神祇而千乘萬騎已蠖略怡儼屈矯陸

離唯君所之然後拭翠鳳之駕開日月之旗撞鳴鐘發雷

輜辨格澤之修竿決河漢之淋漓曠天狼之威弧墜魍魎

之霏霏赤松前驅彭祖後馳方明夾轂昌寓侍衣山靈秉

鉞而踉蹌海若海神護蹕而參差風馭冉以縱雙雲螭縵而

遲轔地軸軋軋殷以下折原隰草草朱本作草本儼而東飛岐

梁二閃倏涇渭反覆而天府載萬侯之玉尙方具左纛黃

屋已焜煌於山足矣乘輿尙鳴鸞輿儲精澹慮華蓋之大

角低回皆旗幟北斗之七星皆去屈蒼山而信宿屯絕壁之

清曙既臻夫陰宮名犀象碑元簿鹵戈鋌悉宰飄飄蕭蕭洵

洵如也於是太一神之尊者抱式立冥冬神司直天子迺宿被齋

就登陟駢素虬超崩劣天語祕而不可知代欲聞而不可

得代謂後代柴燎上達神光充塞泥金乎鹵蒼之南華山有刻蓮花峰

石乎青冥之北上意由是茫然延降天老與之相識問太

微之所居帝之遺則颯弭節以徘徊撫八紘而臧音

黑忽風翻而京倒澹殊狀而異色罔若褰祛開帷下辯宸

極者謂天若下久之雲氣翳以迴復山嘒喋而未息用武帝尚

岳三呼萬歲事祀事孔明有巖有翼神保是格時萬時億爾乃駐

飛龍之秋秋猶踰詔王屬以中休覲羣后於高掌之下華

有巨靈張大樂於洪河之洲芬樹羽林莽不可收千人舞

萬人謳騏驎跋跋而在郊鳳凰蔚跋而來遊雷公伐鼓而

渾汗地祇被震而悲愁樂師拊石而具發激越乎遐陬羣

山為之相嶮嶮謂相摩萬穴為之倒流又不可得載已久而景

移樂闌上悠然垂思曰嗟乎余昔歲封泰山禪梁父以為

王者成功已纂終古嘗鑒前史至於周穆漢武豫遊寥闊

亦所不取惟此西嶽作鎮三輔非無意乎頃者猶恐百姓

不足人所疾苦未暇瘞斯玉帛考乃鐘鼓是以視嶽於諸
 侯錫神以茅土豈唯壯設險於甸服報西成之農扈亦所
 以感一念之精靈答應時之風雨者矣今茲冢宰庶尹醕
 儒碩生僉曰黃帝顓頊乘龍遊乎四海發軔市乎六合竹
 帛有云得非古之聖君而秦朱本華最為難上故封禪之
 事鬱沒罕聞以余在位發祥隕祉者焉可勝紀而不得已
 遂建翠華之旗用塞雲臺之議矧乎殊方奔走萬國皆至
 立元從助清廟宗獻歆也臣甫舞手蹈足曰大哉燦乎真
 天子之表奉天為子者已不然何數千萬載獨繼軒轅氏

之美彼七十二君又疇能臻此蓋知明主聖罔不克正功

罔不克成放百靈歸華清宮名

亦典亦真文情兼至登封頌功中藏諷諫正義尤難子
 美真君子也。獲略廣大也。怡儼舒徐也。屈矯壯健也。
 陸離文彩也。格澤星名黃白如炎火狀其見也不種
 而獲修竿其光綿亘也。列仙傳彭祖姓錢名鏗陸終
 氏仲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善導引行氣。縱雙高
 舉也。螭綫委折也。遲妮動貌。前芳音疾力高大峻險
 貌。天老以杜詩所引則謂三公也太微十星乃天子
 之宮庭。王屬謂百官杜詩用王命亦王所命官也。
 跋跋走貌。梁父泰山旁小山也。封者增高也。禪者廣
 厚也。增泰山以報天禪梁父以報地。少皞以九扈為
 九農正扈民無淫。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顯頊封泰
 山禪云云亭亭云云二山也。隕降也。雲臺內禁地

畫馬讚

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驪褭清新。魚目瘦腦。龍文長身。雪垂白肉。風蹙闌筋。逸態蕭疏。高驤縱恣。四蹏雷雹。一日天地。御者閒敏。去何難易。愚夫乘騎。動必顛躓。瞻彼駿骨。實惟龍媒。漢謠燕市已矣。茫哉但見。駑駘紛然往來。

良工惆悵落筆雄才。

公自注穆天子傳飛兔驪褭日馳三萬里

數行內豪逸之致無窮。驊騮驪褭魚目龍文四駿馬名。闌筋豎者千里馬謂目上痕如井字。

唐興縣客館記

原註年譜云上元二年公在成都作唐興縣客館記按集中有簡王明府

詩鶴云遂州唐興縣宰王潛也公嘗為潛作唐興客館記蓋公時在成都遂州與成都俱屬劍南唐興在天寶初改為蓬溪

此因其舊名耳

中興之四年王潛為唐興宰脩厥政事始自鰥寡惛獨而和其封內非侮循循不畏險膚而行而一咨於官屬於羣吏於眾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館上陋下溼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容四方賓賓其謂我何改之重勞我其謂人何咸曰誕事至濟厥載則達觀於大壯作之閉閔作之堂構以永圖崇高廣大踰越傳舍通梁直走鬼將墜壓素柱上承安若泰山兩傍序開發洩雲露潛覩淡矣步欄復霽萬瓦在後匪丹雘為實疏達為迴廊南注又為覆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度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脩竹

茂樹挾右堦於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
 集事邑無妨工亦無匱財人不待子來定不待方中矣宿
 息井樹或相為賓或與之毛天子之使至則曰邑有人焉
 某無以粟階粟階義未詳豈階之為厲訛寫乎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
 賓也子無所用俎四方之使至則曰子貺某多矣敢辭贄
 或曰明府君之侈也何以為人皆曰我公之為人也何以
 侈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不知其私室之甚薄又轉意器物
 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斂乃至於館之醢醢闕出
 於私廚使之乘駟闕辦於私廩君豈為亭長乎是躬親也

若館宇不脩而觀臺榭是好賓至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

所措手足

公每好用我字代所述者語也

獲高枕乎其誰不病吾人矣玼

瑕忽生何以為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乎先覺矣杖之友朋

歎曰

杖想謂友朋之老者扶杖而觀朱本作杜亦未妥

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

不怒廨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

也余何能為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為是日

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

已

本一作廨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之德也廨署之福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為是亦前州

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為是日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

以質見姿似拙似滯而有古艾總不欲墮流利尖巧一家後人學此種筆力不佳往往有畫虎之弊。末大餘小餘即觀朱釋亦未明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進賢賢乎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閎大固必能伸於知己令聞不已任重致遠速於風飈也是何面目驚黑常不得飽飯喫曾未如富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淡拒於汝乎豈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雖岑子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數十自填爾逆

旅請誦詩浮名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遣辭工於猛健放蕩似不能安排者謂不能順序入化以我為聞人而已以我為益友而已叔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執雖守常吾無所贈若以泰山冥冥崒以高泗水潏潏瀾以清悠悠友生復何時會於王鎬之京載飲我濁酒載呼我為兄

意致俱不猶人。進叔卿以謙退規巢父以闊大公真益友

秋述 原註年譜云天寶十載公在京有秋述一首時霖雨積旬牆屋多壞西京尤甚

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州。府。而。揚。子。雲。草。立。寂。寞。多。為。後。輩。所。褻。近。似。之。矣。嗚。呼。冠。冕。之。窟。名。利。卒。卒。雖。朱。門。之。塗。泥。士。子。不。見。其。泥。矧。抱。疾。窮。巷。之。多。泥。呼。以。不。分。明。寓。意。詩。多。如。此。子。魏。子。獨。蹠。蹠。然。來。汗。漫。其。僕。夫。夫。又。不。假。蓋。夫。夫。本。檀。弓。不。見。我。病。色。適。與。我。神。會。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子。挺。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歎。王。季。友。用。此。文。章。則。子。游。子。夏。是。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作。人。作。文。俱。要。噫。所。無。邪。氣。得。正。始。

不。至。於。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少。年。壯。志。未。息。俊。邁。之。機。乎。似。貶。寔。讚。曼。倩。語。意。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選。名。隸。東。天。官。告。余。將。行。既。縫。裳。既。聚。糧。東。人。怵。惕。筆。札。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此。始。吾。黨。惡。乎。無。述。而。止。

古拙曲折似

西京以上文

說旱

公自注初中丞嚴公節制劔南日奉此說。原註年譜云寶應元年公在成都上嚴武說旱時

嚴武為成都尹節度劔南東西川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雩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待雨盛大故祭天遠為

百穀所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獄吏只知禁繫，不知疏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文中不宜用俗字，然公詩文多通用不拘。百事冗長者，又以革削矣。獨獄囚未聞處分，豈次第未到為獄無濫繫者乎？穀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況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則和氣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及府繫

為始管內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決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詳明眾人之望也。隨時之

義也。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

獄膏雨膏。一本作滂是足即岳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大臣之

務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侍者。合侍想老人宜今子

孫侍兩川侍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斂是。老男老女

死日短促也。國有養老公，遽遣吏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

應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以為至仁之人常以正道

應物。天道奚近去人不遠。錢本作天道遠去人不遠

東西兩川說

朱云廣德二年嚴武幕中作

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勁卒多經河隴
 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兼差堪戰子弟向二萬人
 實足以備邊守險脫南蠻侵掠南詔烏蠻別種與吐蕃接後臣吐蕃邛雅子
 弟不能獨制但分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馮陵本
 自足支也推量西山邛雅兵馬卒叛援形勝明矣頃三城
 失守陷於吐蕃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此輩見
 關兵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獨漢卒偏裨將主
 之竊恐備吐蕃在羌漢兵小昵而釁隙隨之矣況軍足姦

吏滅剝未已哉愚以速擇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
 其刑賞申其哀恤致其驩忻宜先自羌子弟始自漢兒易
 解人意而優勸旬月大浹洽矣仍使兵羌各繫其部落刺
 史分其黨而總以漢將真外馭妙用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
 使八州都管在一羌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是羌之豪族
 此反難接然漢文往往有之發源有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藩落之
 議於中肆與奪之權於外已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
 藉其為本式遏雪嶺之西哉比羌族封王者初以拔城之
 功得今城失矣襲王如故總統未已余諸董羌黨攘臂何羌想

人董王相
爭封王

王尹之獄是矣

必有其事

由策嗣羌王關王氏舊親

西董族最高怨望之勢然矣誠於此時便宜聞上使各自
統領不須王區分易制然後都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益
元戎氣壯部落無語或朱本縱一部落怨獲羣部喜矣
無爽如此處分豈惟邛南不足憂八州之人願賈勇復取
三城不日矣幸急擇公所素諳明於將者朱作明了正色
遣之獠賊內編屬自久數擾背亦自久徒惱人耳憂慮蓋
不至大乎昨聞受鐵券爵祿隨之今聞已小動為之奈何
若不先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耕種即發精卒

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溪林節度兵馬但驚散緣邊

之人供給之外未見免劫掠從來邊兵之弊而還賃其地

豪族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土肥無耕之地流冗之輩近

者交互其鄉村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實不離蜀也

大抵祇與兼并豪家力田耳但鈞畝薄斂則田不荒以此

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豪族轉安是否非蜀仍禁豪族

受賃罷人田管內最大誅求宜約富家辦而貧家創痍已

深矣方欲安豪族又恐病貧今富兒非不緣子弟職掌盡

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手下哉村正雖見面不敢示文書

家語意纏綿難即解

取索非不知其家處獨知貧兒家處兩川縣令刺史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權在進退聞上而已

洞中機宜之文即少陵之經濟可知誰云迂闊少實用。公意在諸羌分黨各屬而統以漢將其未歸於散兼并擇委任可謂馭邊之妙策文之紆古似斷似續酷肖西京。邛雅二州屬劍南道。末二句言不在正授權攝只在行事守法奉上得真賢良

孫 丙謙 正字

丙厚

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一

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之二

柳璟子孚

男 榕端樸園校訂

滄陽張 潛上若評註

橋恒子久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原註年譜云公時為華州司功參軍

問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故供甲兵士徒之役府庫賜與之用給郊廟宗社之祀奉養祿食之出辨乎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賦知歸地著不撓者已今聖朝紹宣王中興之洪業於上庶尹備山甫補袞之能事於下而

東寇猶小梗、卒土未甚闕、總彼賦稅之獲、盡贍軍旅之用、

供兵爲害

是官御之舊典、闕矣、人神之攸序、乖矣、欲使軍

今古如一

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充備矣、欲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於疾苦矣、子等以待問之實、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對乎、何有仁渴救敝之通術、願聞強學之所措、意蓋在此矣、得游說乎、

問國有輶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遺使臣、在工官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郊有遠近、供給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逼輦轂、行人受辭於朝夕、使者相

望於道路、屬年歲無蓄積之虞、職司有愁痛之歎、况軍書未絕、王命急宣、插羽先翥於騰鷹、敝帷不供於埋馬、豈芻粟之勤、獨爾實驂駢之價、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嘗敢怠、乞思難再、近日已降水衡之錢、積骨頗多、無暇更入燕王之市、欲使輶軒有喜、主客合宜、閭閻罷杼軸之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伋新語、當聞濟時

問通道、陂澤隨山、濬川經啟之理、疏奠之術、抑有可觀、其來尚矣、初聖人盡力溝洫、有國作爲隄防、洎後代控引、淮海漕通、涇渭因舟楫之利、達倉庾之儲、又賴此而殷、亦行

之自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彼支渠既潰渭而亂河竟功多而事寢人實勞止岸乃善崩遂使委輸之勤中道而棄今軍用蓋寡國儲未贍雖遠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仗彼天使徵茲水工議下淇園之竹漢築河下淇園之竹以為榘更鑿商顏之井穿渠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井下相通行水又恐煩費居多績用莫立空荷成雲之鋪復擁填淤之泥若然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矣軍國之食轉致或闕矣矧夫人煙尚稀牛力不足者已子等飽隨時之要挺賓主之資副乎求賢敷厥讜議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能掉鞅

靡旌掉正也靡旌驅疾也斯可用矣况寇猶作梗兵不可

去日聞將軍之令親覩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息灞上之

營何遠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贍彼三千之徒有異什

一而稅竊見明發教以戰鬪亭午放其庸保課乃菽麥以

為尋常夫悅以使人是能用古伊歲則云暮實慮休止未

卜及瓜之還交比翳桑之餓用靈輒事羣有司自救不暇二三

子謂之何哉變格

問昔唐堯之為君也則天之天敬授人時十六升自唐侯

者已昔帝舜之為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十登為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勞身焦思既睦九族協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五帝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詩曰文王小心翼翼竊觀古人聖哲未有不以君唱於上臣和於下致乎人和年豐成乎無為而理者也主上躬純孝之聖樹非常之功內則拳拳然事親如有闕外則悻悻然求賢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力庶官但此下恐遺一字恭恭己而已寇孽未平咎徵之至數也倉廩未實物理之固然也今大軍虎步列

國鶴立山東之諸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二三子議論引正詞氣高雅則遺祲盪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遭明主必致之於堯舜降及元輔必要之於稷卨驅蒼生於仁壽之域反溘樸於羲皇之上自古哲主立極大臣為體眇然坦途利往何順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志豈徒瑣瑣射策趨競一第哉項之問此謂舊時策對孝廉取備尋常之對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學自有文章在束以徵事曷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徵貴切時務而已以下兼及鼓鑄積穀夫時患錢輕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鑄錢量資幣權輕重代復改鑄或行乎

前榆莢

漢錢

後契刀

王莽錢

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

制輕重

問何人所制為善，輕重猶言優劣也。

又穀者所以阜俗康時，聚人守

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苟凶穰以之，貴賤

失度，雖封丞相而猶困。

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

侯大農而為何

桑弘羊為

治農都尉領大農

是以繼絕表微，無或區分踰越。蒙實不敏，仁遠

乎哉

蒙用吳下阿蒙事

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

原註年譜云：至德二載夏，公至鳳翔，上謁肅宗，拜左

拾遺會：房瑄以陳濤戰敗，罷相。公與瑄為布衣交。上疏救瑄，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揅之。帝解就令鎬宣口敕宜放。

推問故有謝狀。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訐，違忤聖旨。既下有

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為幸。

語質而古

今日已時中書侍

郎平章事張鎬奉宣口敕宜放，推問知臣愚戇，舍臣萬死

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蔽，死罪死罪。臣以陷身

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謁龍顏，猶逆未除，愁痛難過。

猥廁衮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瑄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為

醜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

委以樞密，眾望甚允。觀瑄之深念主憂，義形於色，况畫一

保太素所蓄積者已而瑄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

之琴工。庭蘭善沈聲祝聲。蓋大小胡笳云。遊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

為非瑄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污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

未垂而志氣挫衄覬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

思慮始竟關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

之過復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淡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

下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任

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閣門進狀奉謝以聞謹進

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義郎行在左拾遺臣杜甫狀奏

救瑄是公生平一大節。朱云甫與房瑄為布衣交瑄以客董廷蘭罷宰相市上疏言罪細不宥免大臣帝怒

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得解。唐書韋陟除御史

大夫會杜甫論房瑄詞意迂慢帝令陟與崔光遠顏真

卿按之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由是疏之觀此

則論救者不獨一張鎬矣。錢云朱長文琴史云董廷

蘭隴西人唐史謂其為房瑄所昵數通賅謝為有司劾

治而房公由此罷去子美亦云庭蘭游瑄門下貧病之

老依倚為非而薛易簡稱庭蘭不事王侯散髮林壑者

六十載貌古心遠意閒態和撫絃韻聲可以感鬼神矣

天寶中給事中房瑄好古君子也庭蘭聞義而來不遠

千里余因此說亦可以觀房公之過而知其仁矣當房

公為給事中庭蘭已出其門後為相豈能遽棄哉又

味謝之事吾疑譜瑄者為之而庭蘭老朽豈能辨釋遂

被惡名耳房公貶廣漢庭蘭詣之無慍色唐人有詩云

七條絃上五音寒此樂求知自古難惟有開元房太尉

為遺補薦岑參狀

宣義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右臣等
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上時輩所仰今諫
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實藉茂材臣等謹
詣閣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薦等狀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

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聃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甫

左補闕臣韋少游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原註年譜云乾元元年夏公出

為華州司功七月有為華州郭使君作進滅殘寇形勢圖

右臣竊以逆束身檻中奔走無路尙假餘息蟻聚苟活之

日久謂安慶緒敗走鄴郡蔡希德等分道進勦軍聲復振陛下猶覲其匍匐相率降

款盡至廣務寬大之本用明惡殺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

未進上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成古先聖哲之用

心茲事立遠非愚臣所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王

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殘孽雖

窮蹙日甚自救不暇。尙慮其逆帥望秋高馬肥之便蓄突圍拒轍之謀。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粟。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頃者河北初收。數州思明降表。繼至實爲平盧兵馬在賊左脅。賊動靜之利制不由己。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寬縱。若萬一軼略河縣。草竊秋成。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青登節度使等軍鄆州西北渡河先衝收魏或近軍志避實擊。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銑淮節度殷仲卿青州刺史孫青漢等軍邈迤渡河。佐之收其貝博賊之精銳。撮在相魏衛之州。賊用仰魏而給。賊若抽其銳卒。

渡河救魏。博臣則請朔方郭子儀伊西北庭李嗣業等軍。泗水收相衛賊。若迴戈距我。兩軍臣又請郭口祁縣等軍。驀嵐馳屯據林慮縣界。候其形勢漸進。又遣季廣琛鄭蔡節度魯淮西等軍進渡河。收黎陽臨河等縣。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之晉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王師必無戰哉。愚臣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愼固之守。輕議擒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裨補。謹進前件圖如狀。伏聽進止。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遣帥分兵犄角互進。算無遺策。誰謂公不長於經濟。平盧在幽燕之東。故曰左脅。鄆州隋東平郡縣屬河。

南道魏州漢魏郡元城縣地屬河北道時為安所據。貝州隋清河郡博州隋武陽郡之聊城縣相州漢魏郡衛州隋汲郡俱屬河北道。沁水在澤州嵐州即嵐城縣屬河東道林慮屬相州黎陽屬衛州臨河屬相州。

為閩州王使君進論巴蜀管危表

原註年譜云廣德元年公在閩州按

集中有王閩州筵及陪王使君晦日泛江諸詩

臣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洎海隅萬里百姓感動喜王業再造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至於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唯獨劔南自用兵以來稅斂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是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頗有

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自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

吐蕃今下松維等州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再脅普合

二州俱屬劔南道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况臣

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

矣伏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失定

兩川之異同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哀

罷人以安反仄犬戎侵軼羣盜窺伺庶可遏矣而三蜀大

府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狽不即為之臣竊恐

蠻夷得恣屠割耳實為陛下有所痛惜必以親王委之節

鉞與房瑄所建正同

此古之維城盤石之義明矣陛下何疑哉在

選擇親賢加以醕厚明哲之老為之師傅則萬無覆敗之

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臣舊德智略經久舉事允愜不隕

獲於蒼黃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勲庸於當時扶

泥塗於已墜整頓禮體竭露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梁

州既置節度與成都足以久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

於內幕府取給按東川與山南接壤山南既增節度東川兵馬便可并付西川減省幕府繁費破

弊滋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坦坦字似訛為聲援是重斂

之下免出多門西南之人有活望矣必以戰伐未息勢資

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歷歲

時非所以塞眾望也言留後無益臣於所守封界連接梓州正

可為成都東鄙其中別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徒擾人

矣伏惟明王裁之勅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

賦名目伏願損之又損之劍南諸州亦因而復振矣將相

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壺以仗賢俊愚臣特望以親王總

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也敢輕易而言次請

慎擇重臣亦願任使舊人鎮撫不缺借如犬戎傲擾臣素

知之臣之兄承訓自沒蕃以來長望生還偽親信於贊普

探其深意意者報復摩彌國名青海之役決矣同謀誓眾於前後沒落之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封進上聞屢達臣兄承訓憂國家緣邊之急願亦勤矣况臣本隨兄在蜀向二十

年兄既辱身蠻夷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分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敢竭聞見臣子之義貴有所盡於君親愚臣迂闊之說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聞諸道路云吐蕃已來草竊岐隴逼近咸陽似是之間憂憤

隕迫益增尸祿寄重之懼寤寐報効之懇謹冒死具巴蜀成敗形勢奉表以聞

為夔府柏都督謝上表

原註年譜云大曆元年公至夔州時柏中丞為夔州都督

公嘗為作謝上表按集中有陪柏中丞觀宴將士等詩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內顧殞越策駑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勲力萬無一稱再三怵惕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戰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掩臣子不逮之過就其小效復分深憂察臣劔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加臣頻煩

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勉勵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惜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易。間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斂。終之以敦勸。然後畢禁將士之暴。弘洽主客之宜。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困窮。計無所出。哀今之人。庶古之道。語樸而義盡表體正

難此內救惇獨。外攘師寇。上報君父。曲蓋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之目。灰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愚臣之願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對。無任兢灼之極。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罪。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圖文

石鼈老放神乎始青之天。遊目乎浩劫之家。泠泠然馭乎風。熙熙然登乎臺。進而俯乎寒林。退而極乎延閣。閣名見龍虎日月之君。亘於疏梁。塞於高壁。骨者鬣者。皙者黝者。視遇之間。若嚴寇敵者。已伊四司五帝天之徒。青節旗也崇然。綠輿駢然。仙宮洎鬼官無央。即無窮數眾陽者近陰者遠。俱浮空不定。目所向如一。蓋知北闕帝君老君之尊。端拱侍衛之內。於天上最貴矣。已而左玄之屬。吏三洞弟子某天師弟子進曰。經始續事。前柱下史河東柳涉。職是樹善。損於而家。

憂於而國，剝私室之匱，渴蒸人之安，志所至也。請梗槩帝

君救護之慈，朝拜之功，曰若人存。謂老子思我主錄。我字作老子語

氣公往往生之根，死之門。我則制伏妖之興，毒之騰。凡今

之人，反側未濟。柳氏柱史也，立乎老君之後，獲隱嘿乎忍

塗炭乎先生。即石鼈老與道而遊，與學而遊，可上以昭太一之

威神於下，下以昭柱史之告訴於上。玉京之用事也，率土

之發祥也。惡乎寢而庸詎仰而先生。石鼈老藐然若往，頽然

而止。曰噫，夫鳥亂於雲，魚亂於水，是畢弋鉤罟削格之智

生是機，變邀退攫拾之智極。故自黃帝已下，干戈崢嶸，流

血不乾，骨蔽乎原，乖氣橫放，滔風不返。雖書載蠻夷率服，

詩稱徐方大來，許其慕中，夏與夫容成氏中央，氏尊盧氏

輩結繩而已。百姓至死不相往來，茲茂德困矣。此段言上古樸野之

治不矧賢主趣之而不及，庸主聞之而不曉，浩穰崩蹙，數

千古哉。至使世之仁者蒿目而憂世之患，有是夫。今聖主

誅干紀，康大業，物尙疵癘，戰爭未息。言歸於正必揆當世之變，

日慎一日，眾之所惡與之惡，眾之所善與之善，敕有司寬

政去禁，問疾薄斂，修其土田，險其走集，以此馭賊臣惡子，

自然百祥攻百異，有漸天下，洵洵何其撓哉。已登乎種種

之民舍夫噶噶之意是巍巍乎北闕帝君者肯不乘道腴卷黑簿詔北斗削死南斗注生與夫圓首方足施及乎蠢蠕之蟲肖翹之物盡驅之更始何病乎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時哉石髓老畢辭三洞弟子某又某靜如得動如失久而卻走不敢貳問

能賜老氏之學每於生處拙處見致此亦少陵所獨。道家之源出於老子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石髓谷在萬年縣三天有清微大其氣始青浩劫謂累代也。削格所以設羅網者。噶噶謂樸野黑簿罪簿也。

祭遠祖當陽君文

原註年譜云開元二十九年公在河南祭遠祖於洛之首陽按晉鎮

南將軍當陽侯杜預字元凱乃公之十三世祖也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以寒食之奠敢昭告於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當陽成侯諡曰成之靈初陶唐出自伊祁聖人之後世食舊德降及武庫應乎虬精恭聞淵渙罕得窺測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繕甲江陵祓清東吳建侯於荆邦於南土河水活活造舟為梁洪濤奔汜未始騰毒春秋主解橐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蒼蒼孤墳獨出高頂靜思骨肉悲憤心曾峻極於天神有所降不毛之地儉乃孔昭取象邢山全模祭仲多

藏之誠焯序前文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
 仁庶刻豐石樹此大道論次昭穆載揚顯號于以采繁於
 彼中園誰其尸之有齊列孫齊作齋用三百篇成句嗚呼敢告茲辰
 以永薄祭尙饗

樸而雅。杜預在內損益萬機朝野美之號杜武庫。預醉臥嘔吐人窺於戶見一大蛇垂頭而吐是日虬精。造舟為梁言預以孟津渡時恐有水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橋成帝臨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預耽思牘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杜預筆跡不知流宕後世何人收之故曰流宕何人。全模祭仲密縣有鄭祭仲墓預臨卒遺令後人域兆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

祭外祖祖母文

維年月日外孫滎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羞之
 奠敢昭告於外王父母之靈嗚呼外氏當房祭祀無主伯
 道何罪元陽誰撫緬惟夙昔追思艱窶當太后秉柄內宗
 如縷紀國則夫人之門舒國則府君之外父聿以生居貴
 戚。豐結狂豎公外家當天后時父母以讒害下獄而雌伏
 單棲雄鳴折羽憂心惛惛獨行踽踽悲夫逝景分飛忽聞
 於鳳凰咄彼讒人有詞異於鸚鵡初我父王之邁禍我母
 妃之下室謂下深狴殊塗酷吏同律夫人於是布裙屣屨
 提餉潛出昊天不傭退藏於密久成凋瘵溘至終畢蓋乃

事存於義陽之誅名播於燕公之筆嗚呼哀哉宏之等從
母昆弟兩家因依弱歲俱苦茲顏永違豈無世親不如所
愛豈無舅氏不知所歸誓以偏往測戀光輝漸漬相勸居
諸造微即式幸遇聖主願發清機以顯內外何當奮飛洛
城之北邙山之曲列樹風煙寒泉珠玉千秋古道王孫去
兮不歸三月清天春草萋兮增綠頃物將牽累事未遂欲
使淚流頓盡血下相續者矣捧奠遲迴炯心依屬庶多載
之灑掃循茲辰之軌躅

此等古茂之章今人亦不能讀。鄧伯道無兒。元陽當作陽元少孤爲外氏所養。紀國舊書紀王慎太宗

第十子趙王貞敗慎亦下獄卒慎次子沂州刺史義陽
王琮等五人垂拱中竝遇害中興初追復官爵張燕公
作義陽王碑曰初永昌之難王下河南獄如錄司農寺
惟有崔氏女屏屢布衣往來供饋徒行頽色傷動人倫
中外咨嗟目爲勤孝按碑則公之外母紀王之孫義陽
之女也故曰紀國則夫人之門又曰名播於燕公之筆
也公母崔氏此爲明徵范陽太君誌稱冢婦盧氏其爲
傳寫之誤無疑矣燕公碑文又述義陽二子長曰行遠
以冠就戮次日行芳以童當捨芳號號抱行遠乞代兄
命既不見聽固求同盡西南傷之稱爲死悌季子行保
泣血上請迎喪歸葬。舒國舒王爲高祖第十八子永
昌年與子竇俱爲田神勳所陷繫獄死後贈司徒曰府
君之外父者蓋舒國
爲府君外王父也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原註年譜云廣德元年公在

唐史房瑄字次律立宗幸蜀拜爲相肅宗卽位靈武

瑄請自將平賊戰於陳濤斜敗績遂罷相守邠州繼

歷晉漢二州刺史廣德元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
 贈太尉又按公集中有承聞房公靈視自閩州啟殯
 歸葬東都詩鶴云按舊史房公以廣德元年八月四
 日卒於閩州僧舍而權瘞於彼時公在閩州春祭文
 明年春晚有別房公墓詩又明年為永泰元年房公
 啟殯時公在雲安故有承聞房公歸葬東都之作

維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戌京
 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蓴鯽之奠奉祭故相國清河房公
 之靈曰嗚呼純樸既散聖人又沒苟非大賢孰奉天秩唐
 始受命羣公間出君臣和同德教充溢魏杜行之夫何畫
 一婁宋繼之不墜故實百餘年間見有輔弼及公入相紀
 綱已失將帥干紀烟塵犯闕王風寢頓神器圯裂關輔蕭

條乘輿播越太子卽位揖讓蒼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

謂李輔國也公實匡救忘餐奮發累抗直詞空聞泣血數語該括含蓄

次律心事已時遭禮診國有征伐車駕還京朝廷就列盜

本乘弊誅終不滅高義沈埋赤心蕩折貶官厭路謂貶瑄以厭足

當路讒口到骨謂肅宗入賀蘭進明之譖致君之誠在困彌切痛哉天道

闊遠元精茫昧偶生賢達不必濟會明明我公可去時代

言不可去賈誼慟哭雖多顛沛仲尼旅人自有遺愛二聖

崩日二聖立宗肅宗長號荒外後事所委不在臥內言未得為肅宗託孤因

循寢疾憔悴無悔死矢泉塗激揚風槩天柱既折安仰翊

戴地維則絕安放夾載豈無羣彥我心切切不見君子逝

水滔滔惜慕之極泄涕塞谷吞聲賊塚有車爰送有紼爰操撫

墳日落脫劔秋高我公戒子瑄子孺無作爾勞斂以素帛

付諸蓬蒿身瘞萬里家無一毫數子哀過他人鬱陶水漿

不入日月其恫州府救喪一二而已人情如此自古所嘆罕聞

知己曩者書札望公再起今來札數為態至此先帝松柏

故鄉粉梓靈之忠孝氣則依倚拾遺補闕視君所履公初

罷印人實切齒甫也備位此官蓋薄劣耳見時危急敢愛

生死點明救瑄事君何不聞君謂肅宗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身愧

恥乾坤慘慘豺虎紛紛蒼生破碎諸將功勲城邑自守輦

鼓相聞山東雖定灞上多軍憂恨展轉傷痛氤氳豈正

色白亦不分謂不分黑白數語培塿滿地崑崙無羣致祭

者酒陳情者文何當旅櫬得出江雲嗚呼哀哉尙饗

時含時露用意婉至此少陵第一首文蓋人遇知己其

情既篤其文自佳○房次律建分王帝胄之議為祿山

所畏公淡推慕復以救瑄左遷乃生平最大之事故此

文亦生平最得意之文○細看此文方知錢註杜於房

杜相交及杜以諫貶幽憤諸詩之確○讀蒼生諸將八

字則知錢註洗兵馬及謂杜每不滿於肅宗偏愛靈武

諸臣之論甚確○唐詩紀事司空圖謂子美祭房

太尉文大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原註年譜云天寶九年公在河南誌萬年

縣君京兆杜氏墓按縣君公之姑也又按公范陽太君墓誌云縣君適河東裴榮期榮期嘗為濟王府錄事

甫以世之錄行跡示將來者多矣大抵家人賄賂詞客阿

諛真偽百端波瀾一揆說盡後世石誌之弊夫載筆光芒於金石作

程通達於神明立德不孤揚名歸實可以發皇后則標格

女史竊見於萬年縣君得之矣其先系統於伊祁分姓於

唐杜在虞為陶唐氏在周為唐杜氏吾祖也我知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

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春秋傳云穆叔

謂之世祿其在茲乎曾祖某失名隋河內郡司功獲嘉縣令

王父某名依藝皇朝監察御史洛州鞏縣令前朝咸以士林

取貴宰邑成名考某名審言脩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

天下之人謂之才子兄升國史有傳縉紳之士誅為孝童

以其報父仇也見祖母盧氏誌中故美玉多出於崑山明珠必傳於滄海

蓋縣君受中和之氣成肅雍之德其來尚矣作配君子實

惟好仇河東裴君諱榮期見任濟王府錄事參軍入在清

通同行領袖素髮相敬朱紱有光縣君既早習於家風以

陰教為己任執婦道而純一與禮法而始終可得聞也昔

舅歿姑老承順顏色侍歷年之寢疾力不暇於須臾苟便

於人皆在於手淚積而形骸奪氣憂深而巾櫛生塵謂不暇盥

也沐尊卑之道然固出自於天性孝養哀送名流稱仰允所

謂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給祭祀矣維其矜莊門戶

節制差服裁制親疏之禮功成則運有若四時物或猶乖匪踰終

日誌婦道着此奧語黼畫組就之事割烹煎和之宜規矩數及於

親姻脫落頗盈於歲序不拘拘校量若其先人後已上下敦睦

懸磬知歸郵揖讓惟久在嫂叔則有謝氏光小郎之才於

娣姒則有鍾琰洽介婦之德周給不礙於親疏泛愛無擇

於良賤至如星霜伏臘軒騎歸甯慈母每謂於飛來幼童

方生平感悅加以詩書潤業道誘為心遏悔吝於未萌驗

是非於往事內則致諸子於無過之地外則使他人見賢

而思齊爰自十載已還默契一乘之理絕葷血於禪味混

出處於度門喻笈之文字不遺開卷而音義皆達母儀用

事家相遵行矣至於膳食滑甘之美緘結縫線之難展轉

忽微欲參謀而縣解指麾此亦人所不能形容補合猶取則於垂成

其積行累功不為薰修所住著有如此者謂其不溺於佛教也靈山

鎮地長吐煙雲德水連天自浮星象則其著心定惠豈近

於揚摧者哉言非關獎飾越天寶元年某月八日終於東京仁

風里春秋若干示諸生滅相越六月二十九日遷殯於河
 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嗚呼哀哉琴瑟罷聲蘋蘩晦色骨
 肉號兮天地感中外痛兮鬼神惻有子長曰朝列次朝英
 北海郡壽光尉次朝牧女長適獨孤氏次閻氏皆稟自胎
 教成於妙年厥初寢疾也惟長女在列英牧或以遊以宦
 莫獲同曾氏之元申號而不哭傷斷鄰里悠哉少女未始
 聞哀又足酸鼻嗚呼縣君有語曰可以褐衣斂吾起塔而
 葬起塔從佛教也裴公自以從大夫之後成縣君之榮愛禮實淡
 遺意蓋闕但褐衣在斂而幽隧爰封其所獻飾咸遵儉素

謂裴公以禮葬之不遵起塔

眷茲邑號未降天書各有司存成之不日

嗚呼哀哉有兄子曰甫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或
 曰豈孝童之猶子歟奚孝義之勤若此甫泣而對曰非敢
 當是也亦為報也甫昔臥病於我諸姑意公之母早亡而育於姑也姑
 之子又病問女巫巫曰處楹之東南隅者吉此段尤敘得明切入情
 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自用存而姑之子卒後乃知之
 於走使甫嘗有說於人客將出涕感者久之相與定諡曰
 義君子以為魯義姑者遇暴客於郊抱其所攜棄其所抱
 以割私愛縣君有焉是以舉茲一隅昭彼百行銘而不韻

蓋情至無文得其詞曰嗚呼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

誰能敘閨中事入如許淡致語少陵之文本自過人反以詩揜○語藻而氣質閒處敘事尤真古人一飯之德不忘杜陵有焉其人足法也○嫂叔二句王凝之妻謝道韞每值叔獻之與客談理詞屈輒以步障自蔽代獻之論客不能屈王渾妻鍾琰雖貴門與弟妹郝氏相親○佛家惟有一乘法無二無之○度門佛有八萬四千諸度法門○莊子以有繫者為縣則無繫者縣解也○嶽陳輿服於庭也○齊攻魯至郊見婦人棄子抱姪遂回軍曰婦人猶持節行况朝廷乎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原註年譜云天寶三載五月五日公之祖母范陽太

君盧氏卒於陳畱之私第按公之祖審言前娶薛氏再娶盧氏以八月旬有一日歸葬河南鄆師公作墓誌

誌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尉父元哲是廬州慎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之繼室范陽縣太君盧氏卒於陳畱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以其載八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於河南之偃師以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三尺北去首陽山二里凡塗車芻靈設熬置銘之名物加庶人一等蓋遵儉素之遺意塋內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則壬甲可知矣遣奠之祭畢一二

家相進曰斯至止將欲啟府君之墓門安靈櫬於其右豈

厥飾未具時不練歟言皆具且練故作詰問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

豈盧太君先合葬前夫人耶初太君令之諸子受之流俗難之太君易

之今茲順壬取甲又遺意焉嗚呼孝哉孤子登號如嬰兒

視無人色且左右僕妾洎廝役之賤皆蓬首灰心嗚呼流

涕甯或一哀所感片善不忘而已哉實惟太君積德以常

臨下以恕如地之厚縱天之和運陰教之名數秉女儀之

標格嗚呼得非太公之後必齊之姜乎姜氏封於盧以薛國為氏出范陽薛

氏所生子適曰某名故朝儀大夫兗州司馬次曰升升唐書作

并幼卒報復父讐國史有傳次日專歷開封尉先是不祿

息女長適鉅鹿魏上瑜蜀縣丞次適河東裴榮期濟王府

祿事次適范陽盧正均平陽郡司倉參軍嗚呼三家之女

又皆前卒而某等夙遭內艱有長自太君之首者首與手杜集每

通至於婚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之慈恩穆如人或不知

者咸以為盧氏之腹生也然則某等亦不無平津孝謹之

名於當世矣漢公孫弘養後母孝謹後為丞相封平津侯登即太君所生前任

武康尉二女曰適京兆王佑任硤石尉曰適會稽賀撫卒

常熟主簿其往也既哭成位有若冢婦同郡盧氏朱云當作清河

崔介婦榮陽鄭氏鉅鹿魏氏京兆王氏女通諸孫子謂所生女

通男孫三十人內宗外宗寢以疏闊者或立纁玉帛自他

日互有所至若以為杜氏之葬近於禮而可觀而家人亦

不敢謂不敢當以時繼年式志之金石銘曰

太君之子朝議所尊貴因長子澤就私門毫邑之都終天

之地享年不永歿而猶視

潔質不支。升復父仇審言貶授吉州司戶參軍與州僚不協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

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府中酣讌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死而并亦為左右所殺

季重臨死曰我不知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因此免官士人咸哀并孝烈蘇頌為墓誌劉允濟為

祭文。錢曰此誌代其父閑作也薛氏所生子曰閑曰專太君所生子曰登誌曰某等夙遭內艱有長自太君

之手者知其代父作也又曰并幼卒專先是不祿則知閑尚無恙也元誌云閑為奉天令是時尚為兗州司馬

閑之卒蓋在天寶間而其年不可考矣公母崔氏此云豕婦盧氏盧字訛以祭外祖父母文及張燕公義陽王

碑考之為崔甚明而作年譜者曲為之說曰先生之母微故歿而不書或又大書於世系曰母盧氏生母崔氏

其敢為誕妄如此

唐故德儀立宗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原註年譜云天寶四載公

在齊州作開元皇帝皇甫淑妃墓碑碑云淑妃生鄂王瑤臨晉公主公主下嫁榮陽鄭潛曜妃薨後歲陽

載紀潛曜下教邑司爰度碑版又按鄭有園亭在河南新安縣公集中有鄭駙馬宴洞中及重題東亭詩

又有鄭駙馬池臺遇鄭廣文同飲詩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有可稱存乎舊史然則其義隱其文略周禮王者內職大備而陰教宣詩人關雎風化之始樂得淑女蓋所以教本古訓發皇婦道居具燕寢之義動有環珮之節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色以取媚閨房雖彤管之地功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宕一揆言寵妃靜正者少稽女史之華實嗣嬪則之清高亦時有其人偉夫精選淑妃諱某姓皇甫氏其先安定人也惟高即契字封商於赫有光伊立祖樹德湯謂於今不忘必宋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代惠此餘美夫其係緒蕃衍絳冕

所興列為公侯古有皇甫充石則其宗可知也夫其體元消息經術之美刊正帝圖中有立晏先生晉皇則其家可知矣嗟乎我有奕葉公作文好用我字承權輿矣我有徽猷展肅雍矣積羣玉之氣自對白虹之天生五色之毛不離丹鳳之穴曾祖烜皇朝宋州刺史祖粹皇朝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日休皇朝左監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粵在襁褓體如冰雪氣象受於天和詩禮傳於胎教故列我開元立宗神武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法度哉今上立宗昔在青宮之日詔誥錢本作誥良家女擇視可否充備淑哲太

木言解 卷二 三

妃以內秉純一外資沈靜明珠在蚌水月鮮白美玉處石崖津潤澤結禱而金印相輝同輦而翠旗交影由是恩加

婉順品列德儀德儀內官正二品雖掖庭三千爵秩十四掩六宮

以取俊超羣女以見賢豈渥澤之不流曾是不敢以露才

揚已卑以自牧而已夫如是言足以厚人倫化風俗彌縫

坤載之失夾輔元亨之求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嗚呼彼蒼也常與善

何有初也不久好此處疑有脫誤奈何况妃亦既遭疾怙如慮往

上以之服事最舊佳人難得送藥必經於御手見寢始迴

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漢帝夫人終痛歸來之

像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月癸未朔薨於東京某

宮院春秋四十有二嗚呼哀哉望景向夕澄華微陰風驚

碧樹霧重青岑天子悼履綦之蕪絕惜脂粉之凝冷下麟

鳳之銀牀到梧桐之金井嗚呼哀哉厥初權殯於崇政里

之公宅後詔以某月二十七日己酉卜葬於河南縣龍門

之西北原禮也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壺肅事後庭

孰云疾疢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於懷宜登四妃之列

式旌六行之美可冊贈淑妃喪須竝官供言喪事所須竝宜官供河

南尹李適之充使監護非夫清門華胄積行累功序於王

賈書堂

者之有始有卒介於嬪御之不僭不濫是何存榮歿哀視有遇之多也謂遇恩獨多有子曰鄂王諱瑤兼太子太保使持

節幽州大都督事有故在疚而卒豈無樂國今也則亡匪降自天云何吁矣有女曰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主子

榮陽潛曜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都尉昔王儉以公主恩

尚帝女為榮儉母齊武康公主何宴兼關內侯何宴進孫長於宮省尚金鄉公主得

封列侯是亦晉朝歸美公主禮承於訓孝自於心霜露之感

形於顏色享祀之數缺於灑掃嘗戚然謂左右曰自我之西歲陽載紀彼都之外道理遐絕聖慈有蓬萊之深異縣

有松楸之阻思欲輕舉安得黃鵠未議巡豫徒瞻白雲望

關塞之風烟尋常涕泗懷伊川之陵谷恐懼遷移於是下

教邑司爰度碑版以鄭駙馬相託此段自不可少甫忝鄭莊之賓客遊寶

主之園林又及己身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而野老何

知斯文見託公子泛愛公子謂潛曜壯心未已不論官閥游夏

入文學之科兼敘哀傷顏謝有后妃之誄銘曰

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麗星驚濤洶洶過雨

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一婉彼柔惠迴然開爽綢繆

之故昔在明兩恩渥未渝康哉大往展如之媛孰與爭長

二 珩珮是加。翬瑜克備。先德後色。累功居位。壺儀孔修。

宮教咸遂。王子獎飾。子朱作於未是禮亦尊異三 小苑春深。離

宮夜逼。花間度月。同輦未歸。池畔臨風。焚香不息。嗚呼變

化。惠好終極。四 馮相視祿。太史書氛。藏舟晦色。逝水寒

文。翠幄成彩。金爐罷燠。燕趙一馬。瀟湘片雲。五 恍惚餘

跡。蒼茫具美。王子國除。匪他之恥。言非其罪 公主愁思。永懷於

彼。日居月諸。邱壠荆杞。六 巖巖禹鑿。瀾瀾伊川。列樹拱

矣。豐碑缺然。爰謀述作。歛就雕鏤。金石照地。蛟龍下天。七

蛟龍當謂碑旁所刻龍 少室東立。繚垣西走。佛寺在前。宮橋在後。

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水有源。與詞永久。八。銘體次第秩然

莊重周悉。雖有駢辭。無傷於體。漢誌銘多用對句。正復

相同。末記鄭駙馬。以碑見託。有精彩。古人作一文。必著

來。歷則其不輕見。諾可知矣。怙音帖。安也。如慮往謂

百慮俱去。漢月支國王進返魂香。漢齊人少翁致

李夫人魂。六行婦德。按鄂王瑤。母皇甫德儀。立宗

在臨淄。邸以容色見顧。及惠妃承恩。鄂王之母。漸疏薄

。楊洞奏太子瑛。與鄂王構異謀。尋賜死。臨晉公主

立。宗女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鄭潛曜。卒大曆時。按開元

中代國長公主。寢疾。潛曜侍左右。累三月。不饋。面尚臨

至。癸為歲。之陽。妃以開元二年己亥薨。至天寶四載。已

西。為歲。陽。載。紀。矣。碑。當。以。是。年。作。也。然。此。釋。終。未。甚。明

。寶主。漢館陶公主。號寶太主。崔蔡。蔡

上

附錄

三

賈書堂

原註 東坡餘論云董君新序稱子美為皇甫淑妃碑在開元三十二年最少作也予按此碑乃駙馬鄭潛

躍託子美作而非開元二十三年淑如葬時作也碑云甫忝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其敘稱白頭野老安得謂之少作又銘云日居月諸邱壠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立碑蓋在葬後也董君不致立碑之年但據葬年而云故誤耳

曾孫 元塏 正字 元坦

工部文集註解卷之二終

附諸家論杜

王安石介甫曰太白歌詩豪宕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子美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簡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蘊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公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窮其闢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子美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

嚴羽儀卿曰詩之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
興趣曰音節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
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悽惋其用工有三曰句法
曰字眼曰起結其大致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沈著痛
快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
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

元好問裕之曰子美之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
三江五湖合而爲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
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
則九經百氏所以膏潤其筆端譬如金屑丹砂芝朮
參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爲劑其君臣佐使
之互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是物名者故
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
也

胡應麟元瑞曰少陵不效四言不做離騷不用樂府
舊題是此老胸中壁立處然風騷樂府遺意杜往往
得之太白以百憂等篇擬風雅鳴臯等篇擬離騷俱
相去懸遠樂府奇偉高出六朝古質不如兩漢較輸

杜一籌也

王世貞元美曰太白詩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沈雄爲貴其歌行之妙使人讀之飄飄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欬歔欲絕者子美也

又曰太白筆力變化極於歌行少陵筆力變化極於近體李變化在調與辭杜變化在意與格然歌行無常獲易於錯綜近體有定規難於伸縮調詞超逸驟如駭耳索之易窮意格精深殆若無奇繹之難盡此其微不同者也

王世懋敬美曰子美集中賀奇同癖郊寒島瘦元輕白俗無所不有此真杜詩也今人徒拾其高聲硬語以爲真杜愈近愈遠矣

沈明臣嘉則曰今人多稱李杜率無定品余謂李如春草秋波無不可愛然注目易盡耳至老杜如堪輿中然太山喬嶽長河巨海纖草穠華怪松古柏惠風微波嚴霜烈日無所不有吾當李則雁行當杜則北面聞者驚愕

盧世淮德水曰杜詩遠慮深憂固其獨攜之懷抱卽託物寄言亦具全副之精神又有乍看無端尋思有謂就不阡不陌中而條理指歸一一可按者又有興言在此寓意在彼就尋常尺幅內而涵融籠罩蕩蕩難名者準繩最密神理縱橫陶練極清奇葩煥發以至造化權輿陰陽昏曉飛潛動植表裏精粗但經弱毫微點靡不真色畢呈所云下筆如有神良非妄語陶開虞說杜曰遠水遠山爲雲爲雨人知其爲摩詰畫右丞詩也不知子美以詩爲畫如羣木水光下萬

家雲氣中畫雨林疏黃葉墜野靜白鷗來畫朝歸雲擁樹失山村畫夕落月動沙虛畫宵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白畫九成宮地形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疏簾看奕棊畫水樓競將明媚色偷眼豔陽天畫美人貧知靜者性白益毛髮古畫高隱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畫猛將細雨荷鋤立畫農竹光團野色舍影漾江流畫幽居渚蒲隨地有村逕逐門成畫田家寒風疏草木旭日散雞豚畫寒村櫓搖背指菊花開畫行舟燈前細雨簷花落畫夜坐親朋盡一

哭鞍馬去孤城畫遠行舟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分明畫出一箇亂後遠歸
人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是畫暮景衰頽之狀遲
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林花著雨胭脂溼水荇牽風
翠帶長畫春光之韶麗也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畫秋景之悲壯
也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
龍鱗識聖顏畫朝亡之尊嚴也荒庭垂橘柚古屋畫
龍蛇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畫祠廟之

荒涼也猿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以學字炯字畫猿
鷗樹蜜早蜂亂江泥輕燕斜以亂字斜字畫蜂燕低
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以磊落字畫鶴眼有紫焰雙
瞳方卓立天骨森開張又儼然天馬來矣舉天地間
所有之情狀無不曲肖於詩中此真化工非畫工也

杜詩每於起句驚人如贈王生云麟角鳳背世莫
識煎膠續弦奇自見簡薛華云文章有神交有道端
復得之名譽早山水障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
山起烟霧哀王孫云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

上呼送長孫侍御云驄馬新鑿蹏銀鞍被來好俱起
得疏莽奇突靈動不羈下接處風捲濤飛不愁思致
之不屬也此之謂託根蓬山自無凡卉結處如畫山
水云若耶溪雲門寺吾獨何爲在泥滓青鞋布襪從
此始贈狄明府云虎之饑下巉嵒蛟之橫出清泚早
歸來黃土污人眼易眯俱結得瀟灑橫逸有不盡之
趣 杜詩有聲宏氣壯函蓋乾坤者如地平江動蜀
天闊樹浮秦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是也有機到
神來不加錘鍊者如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一時

今夕會萬里故鄉情是也

吳齊賢論杜曰杜詩章法有一題數首而逐首分承
者如李監宅二首前首先言李監次首方及其宅暮
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一首暮春二首瀼西三首
草屋四首五首言懷 各題數首而上下聯接者如
白帝城三首一連故曰一上一回新客夜客亭三首
頂接故曰秋窗猶曙色 下首而分承上首者如羌
村三首一首總言歸客千里至二首嬌兒不離膝承
上妻孥來三首父老四五人承上鄰人來領妻子赴

蜀山行三首一首總言盡室畏途邊二首飄飄愧老
妻單承妻三首稚子入雲呼單承子 兩首而中間
相合者如散愁二首一首以司徒結二首以尚書起
社日二首一首以東方結二首以陳平起 首尾環
應者如夜二首一首以白夜月休弦起二首以月細
鵲休飛結 首尾相對者如黑白鷹二首一首以雲
飛玉立起二首以金眸玉爪結餘可類推 句法有
五字一句者如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有上一字
下四字者如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有上一字下

三字者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有上三字下二
字者如夜郎溪日暖白帝峽風寒有一句作三折看
者如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峽雲籠樹小湖日蕩
船明七字有七字一句者如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
車馬駐江干有上一字下六字者如松浮欲盡不盡
雲江動將崩未崩石有上一二字下五字者如朝罷香
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有上三字下四字者如
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有上四字下三
字者如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有上五

字下二字者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
有一句作三折者如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
舊醅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是也 倒
句如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極爲奇秀若曰飛樓
紅遠結斷壁翠深開膚而淺矣如綠垂風折筍紅綻
雨肥梅體物深細若曰綠筍風垂折紅梅雨綻肥鄙
而俗矣如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蓋言
此紅豆也乃鸚鵡啄殘之粒此碧梧也乃鳳凰棲老
之枝何等感慨若曰鸚鵡啄餘紅豆粒鳳凰棲老碧

梧枝直而率矣 疊句如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
兩句中徘徊感荷如人道我卿絕世無旣稱絕世無
天子何不喚取守東都兩句中頓挫感歎如得不哀
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哀傷迫切擊節淋
漓定少一句不得 反跌之句如秋砧爲寄衣也而
日亦知戍不返比懷人之感更深喜達行在所喜生
還也而日死去憑誰報覺痛定之痛更甚 借形之
句如辛苦賊中來也而日所親驚老瘦借旁人眼中
看出而已不知如生還偶然遂也而日鄰人滿牆頭

借鄰家感歎寫出而悲愈甚 反形之句極荒涼處
而以富麗語出之如野寺殘僧少也而曰麝香眠石
竹鷓鴣啄金桃益見其荒涼極貧窮事而以富貴語
出之如喬木村墟古也而曰登俎黃甘重支牀錦石
圓愈見其貧窘極悲傷事而以歡喜語出之如北征
初歸老夫情懷惡也而曰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
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闌益見以前之悲傷 或一
字屢用隨處不同讀之各見其妙有用仍字者山雨
樽仍在是重過何氏也秋月仍圓夜是十七夜月也

蟻浮仍臘味是正月三日也有用一字者乾坤一草
亭乾坤一腐儒天地一沙鷗於乾坤天地之內下此
一字寫其孤也寫其微茫也有用似字者爐存火似
紅若以爲有火也寒也掃除似無帚不聞其有帚也
靜也有用抱字者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陽氣上
騰內外氤氳也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天光下照
四面炳耀也江清日抱黿鼉遊江波容與日氣暄和
也有用不肯字者江平不肯流實流而若不流者緩
之甚也秋天不肯明應明而故不明者望之至也

同一詠月也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初間上半夜之月也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望夕之月也蝦蟆沒半輪望後之月也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將晦下半夜之月也同一詠蝶也戲蝶過閒幔風蝶勤依槩孤蝶也穿花蛺蝶深深見雙蝶也野畦連蛺蝶羣飛之蝶也有用雙字襯出上下字者如野日荒荒白荒荒無色也正寫其白江流泯泯清泯泯無聲也正寫其清如急急能鳴雁惟鳴故見其急輕輕不下鷗不下故見其輕也點一字而神理俱出者如燕

入非傍舍鷗歸祇故池非字祇字則校書亡而荒涼甚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猶字自字則滕王去而憑弔深矣用一字而景物逼肖者如兩行秦樹直直字方是秦中之樹萬點蜀山尖尖字方是蜀中之山如細動迎風燕細字寫燕并寫大江中之燕輕輕搖逐浪鷗搖字寫鷗并寫急浪中之鷗用一字而反襯見意者如山河扶繡戶借山河以寫繡戶之高乾坤繞漢宮借乾坤以寫漢宮之大如樓光去日遠去字不寫日遠而寫樓之峻峽影入江深入字不寫江

深而寫峽之高 用二字兩邊雙照者如王漢州杜
綿州泛池一首而曰使君雙皂蓋雙字王杜二刺史
也如楊奉先宅會白水崔明府而曰皂鳥共差池共
字差池字楊崔二縣令也如江漲呈竇使君一首而
曰同是一浮萍同字已與竇使君也如岳麓山道林
二寺行而曰壯麗敵清涼俱交響共命鳥雙迴三足
鳥步步雪山草人人滄海珠敵字俱字交字雙字步
步字人人字皆二寺也學者由此引而伸之觸類而
長之其於字法句法思過半矣

